

家事事件「合作父母與親子會面」之執行及困境

黃心怡、謝子璵、劉于瑞、宋名萍、蕭丞芳

壹、前言

結婚是人的終身大事，在親友祝福之下結成連理，總是希望白頭偕老，但因婚後的生活適應、溝通、經濟、教養、婚生家庭關係、甚至感情出軌等種種因素，讓原本人人稱羨祝福的佳偶，最後可能變成怨偶而選擇分道揚鑣；2019年臺灣即有54,346對伴侶選擇讓婚姻關係畫下句點；而其中則有將近三千對夫妻是以對簿公堂，由一方向法院提出訴訟來完成離婚程序，但即便離婚官司結束，彼此已不再具配偶身分，但倘若兩人育有子女，則父母的角色依然存在，尤其當子女為未成年人時，父母的角色勢必更加無法拋棄，接下來雙方如何共同分工照顧未成年子女，兒少又是否能持續與未同住的父或母維繫親情，對於父母與兒少均是一大考驗。

本文之產生即為一群長期駐點在法院場域提供家事事件服務之社會工作者，

在服務許多進入法院系統之高衝突家庭的歷程中，眼見未成年子女在面對父母分居或離異後處境之艱辛與壓力，時常深感不捨，也更加體認到「合作父母」的概念於現今社會推廣之迫切與重要性；此外，亦嘗試將近年所發展之親子會面服務之實務經驗進行整理，希冀藉由分享法院親子會面服務之執行步驟與面臨之困境，提供同在法院提供親子會面服務之社會工作者參考，以求共同精進法院親子會面服務品質，進而提升與維護高衝突家庭中兒少之福祉。

貳、「合作父母」的精神與「親子會面」的展現

一般的父母尚且有教養上的衝突，更遑論婚姻關係結束之後的父母，如何仍能繼續一起擔當父母的角色?!這項很少被探討的難題，多數過來人僅能自行摸索或

憑著自己的信念認知繼續前行。但往往很多時候，由於無法切割夫妻關係與父母角色，而最終造成自己與孩子三輸的局面。因著國內法令的修改，法院家事案件服務的拓展，讓離婚或分居的夫妻，有機會藉由法院端提供之相關服務來學習如何與另一方成為夥伴，繼續合作撫育下一代，共同創造三贏的未來，而「合作父母」概念也於焉產生。

一、合作父母意涵

在本文中所提到的「合作父母」，或是其他常聽到如「友善父母」、「善意父母」等，其實都是我們口語上使用的語詞。其主要意涵來自於國內外學者所描述的「共親職」、「協同親職」或「共養育」（co-parenting）的概念。而國內在民國102年，民法也增訂1055條之1第1項第6款，即希望法官在審酌未成年子女監護權判定時，能考量「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例如隱匿小孩，或灌輸小孩仇恨另一方等明顯未考量到孩子最佳利益之行為，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善意父母條款」。

「共親職」的名詞源自於心理學的範疇。廣義的共親職是指：至少兩個以上的個體，彼此協商同意或是社會期望他們對一個特定孩子的福祉，負起共同的責任；狹義的共親職是指夫妻雙方一起合作來教

養子女的程度（引自蘇淑芳，2007）。

廣義的共親職關係，不論是否具有婚姻關係，如同常見離異的父母或可能是父與祖父母或是母與外祖父母，或者甚至是保母、一起養育孩子的文化或團體（引自蔡承璋，2007）。

Weissman, S. & Cohen, R. S. (1985) 將共親職（親職聯盟）定義為一位父親或母親承認、尊重、重視對方的親職角色與職責的能力（引自蔡承璋，2007）。Cowan, P.A. & McHale, J. P. (1996) 指出，共親職是雙親間如何聯結成「父母」的獨特表徵，即便是在婚姻關係破裂後，其在子女教養上仍擁有一穩固之親職關係（引自蘇淑芳，2007）。Katz, L. F. & Gottman, J. M. (1996) 從歷程的觀點指出，共親職是指雙親如何在自己的孩子面前，相互互動及支持對方做為父母角色的過程（引自蘇淑芳，2007）。

若綜合上述學者之說法，「合作父母」的意義雖然涵蓋婚姻中與離婚後的雙方合作。但是在法庭相關的狹義定義是專指離婚以後的處境。當男女情緣終了，在法律上已經結束婚姻關係，但是有雙方所生兒女、尤其是在孩子尚未成年需要教育的階段，已經不是夫妻的雙方如何在維繫親子關係、教養兒女上面互相配合、合作的歷程，而有更多要克服的困難與藩籬。

簡單來說，「合作父母」也就是指夫妻之間分居或離婚之後仍能支持對方在父

親或母親的角色上與子女有穩固親子關係的一種態度與歷程。

二、合作父母在親子會面的展現

由上述可知，「合作父母」是一較為抽象的詞語，很難用單一行為或事件作為認定，我們也深知照顧未成年子女是一相當不容易的重責，牽扯了非常多面向。

而在實務上，法院在協助父母訂定離異後未成年子女相關權利義務時，除了訂定親權行使者、扶養費外，最常處理的難題就是會面交往訂定與執行，由於親子會面的執行，往往需牽動父母、兒少三方的互動關係，每一次的會面都需要父母雙方具備溝通、協調與因應變動等能力，尤其在面對年幼孩子的會面交往執行更是如此，而我們也相信大多時候維繫親情需要由實際接觸互動來建立，因此親子會面有其無法取代的重要性，同時也更是合作父母精神具體展現的重要行動。

參、法院親子會面服務與步驟

兒少是一個完整的個體，不像黏土一樣可以揉一揉之後一分為二，若當時兩人已分居，也往往造成兒少難以與其中一方繼續維繫情感，有時甚至已與探視方長達二、三年以上未見面，探視方和兒少關係是相當陌生的；或是過去探視方往往不是主要照顧兒少起居的人，當面對自己單

獨要和兒少相處時，不見得知道兒少的需求。而法院為了確保所訂定的會面方式未來是能夠執行的，安排在專業人員陪同下的試行會面，正是希望能在有準備的狀況下，讓孩子與探視方重新建立起親子之間的情感維繫。

通常來到法院訴訟的父母大多毫無信任可言，在這樣的狀況下，常需仰賴具有公權力的法官介入，協助兩造暫訂一個會面的試行方式，為確保會面的品質及評估暫訂方式是否適切，就需有團隊來協助執行，並將執行狀況回覆法官，以利最終版的確定。而「親子會面協調員」就是協助執行的團隊，為確保服務的進行與品質，在接到會面案後我們會進行下列的程序。

一、階段一：團隊模式的建立

當駐點法院的家事服務中心（後稱中心）收到法官們的轉介表單之後，除了初步向法官了解當事人的案件概況與服務目標之外，為了再次確認父母雙方是否願意接受法院的會面服務，通常中心會先分派兩位社工分別聯繫同住方及探視方（通常是兒少的父母），確認雙方配合意願，這兩位社工即是同住方及探視方的主要服務社工，若雙方均有意願，中心會再派第三位社工（兒少之社工）著手進行會面的評估、安排，而其雖會接觸同住方及探視方，但其服務對象仍是以兒少為主要定位。

為了追求服務品質，兒少之社工都會再搭配一位外聘的專業人員，其背景可能是社工、臨床或諮商心理師，組成一個會面服務雙人小組（即親子會面協調員），若再加上父及母的社工，可稱得上是一個會面服務團隊。

很多當事人在面對法官或訴訟情境時，當下可能都會選擇同意並表現出相當願意配合的態度，但有時父母社工進一步說明與確認時，同住方及探視方才會表達內心真正的不滿或窒礙難行之處，因此有些案件也就會在此階段終結。

二、階段二：個別會談—評估是否適合進入會面

一般而言，我們在執行會面之前，會先與同住方及探視方和孩子至少個別會談一次，當然，如果孩子屬於還無法交談的年紀，通常也都會請主要照顧的父親或母親一同帶孩子前來，讓親子會面協調員可以先試著與孩子互動、建立關係，以作為未來會面的基礎。倘若孩子年紀已經可接受與親子會面協調員單獨會談時，親子會面協調員也一定會個別會談以了解孩子對會面的想法，及評估孩子是否適合進入會面服務。

大致上，我們會將服務對象區分為同住方、探視方與孩子，除了分別建立專業關係外，也各有不同的工作內容。開始啟動服務時，親子會面協調員會分別與同住

方、探視方簽訂「同意書」，說明服務的內涵與限制，透過澄清及解釋，讓雙方更了解會面執行方式，亦可藉此澄清雙方對於會面安排的既定想像。而同住方、探視方、孩子的會談方向列舉如下：

- 同住方：除了了解家庭的互動狀況外，也會了解以往的會面經驗和困難，如：過去會面的頻率、方式；讓同住方覺得困擾的問題為何；對於會面的安排是否有何期待或擔心等等。希望透過這些會談，讓同住方能稍微放心，此外，亦會透由同住方來了解孩子的狀況、特質與喜好。
- 探視方：了解過去的會面經驗和困難，如：過去會面的頻率、方式；讓探視方覺得困擾的問題為何；對於會面的安排有何期待等等，從中來了解探視方對於親情維繫的想法以及進行相關的親職能力評估。
- 孩子：年紀較大的孩子，會去了解孩子對於會面的想法、擔心等，與孩子討論因應方式來減緩孩子的焦慮；若年紀較小，則會透過遊戲、陪伴、關注、照顧等方式與孩子建立關係，讓孩子逐步熟稔，對環境可預期、有安全感。

在階段二的個別會談中，因為需鬆動同住方和探視方的認知，亦需給予孩子有足夠的安全感，故通常不是只有單次會

談，常是進案一、二個月後才開始第一次會面，除了是高成本的服務，也是個很考驗耐心的過程。

三、階段三：期待已久—第一次的會面進行

經過了階段二，可以開始安排會面的進行，親子會面協調員會確認第一次會面的時間及場地，並將訊息通知同住方和探視方。

在會面前，親子會面協調員會提醒同住方「穩定」非常重要；提醒探視方「守時」非常重要，因為雙方是影響第一次會面成功與否的關鍵人物，唯有雙方的角色到位，才有可能以孩子利益為優先考量。

在執行上，多半第一次會請同住方提早半小時帶孩子來，當天視孩子狀況，評估是否需同住方與親子會面協調員陪同孩子一起進入會面室，親子會面協調員於會面室與孩子進行暖場，待孩子較安心且同意後，同住方會離開會面室，會面結束後再從中心將孩子帶回。

而探視方會先在親子會面協調員指定的地方等候，待孩子暖場、同住方離開後，其中一名親子會面協調員會協助將探視方帶至會面室與孩子進行會面。

會面結束後，親子會面協調員會帶孩子回到中心，將孩子交付予同住方，並略說明會面狀況，會將焦點放在孩子進行

了哪些遊戲，針對孩子的長處、優點予以回饋，並肯定同住方平時對於孩子照顧的用心。

待同住方與孩子離開後，親子會面協調員會再回到會面室與探視方會談，會請探視方針對第一次的會面進行分享，親子會面協調員會將會面中探視方做得好的或需要調整的部分，具體點出並給予回饋，再討論之後安排是否需要調整。

四、階段四：後續會面進行的層次

（一）層次一：全程陪伴的會面進行

在親子會面服務初期，親子會面協調員都會先以在法院內遊戲室為開始，包括先幫孩子暖場，然後再邀請探視方進入遊戲室，此時若會面情形均大致穩定時，往往親子會面協調員也會利用同住方等候的時間，由其中一人與同住方會談，另一人則負責繼續執行會面，目的是除了提供同住方情緒支持之外，也持續為下一次的會面作準備，因為親子會面協調員知道，只有同住方願意配合，會面服務才有繼續執行下去的可能。

在會面初期，通常為了讓會面程序可以順利進行，也避免孩子同時見到同住方和探視方可能有的忠誠議題或情緒起伏，我們會預留空間讓同住方可以等候，並利用約定時間的交錯，讓雙方盡可能彼此不用碰面，以利會面進行。

（二）層次二：部分接軌的會面進行

能進行到這個層次，代表同住方、探視方、孩子三方對於會面已累積不少經驗，會面的模式也逐漸穩定下來，為了可以往下一個階段邁進，親子會面協調員會開始安排同住方和探視方於會面時碰面，先由同住方將孩子交付給探視方，由探視方帶著孩子離開進行會面。會面結束時，探視方帶孩子回到指定地點，於親子會面協調員的見證下，將孩子交付給同住方，由同住方帶著孩子離開，期待雙方學習如何在不衝突的狀況下把孩子交給對方，讓孩子可以在同住方與探視方的合作下會面。

此外，親子會面協調員會觀察交付的狀況，肯定同住方和探視方做得好的地方，以及需要調整的地方，亦會以孩子的角度去向雙方說明，當雙方同時出現時，孩子的世界裡可能有哪些畫面、想像及擔心，用這樣的過程來提升同住方和探視方對於孩子的了解與認識，進而涵容孩子的情緒，讓孩子過去面對雙方同時出現的壓力經驗能重新修正，以利幫助孩子的大腦發展。

（三）層次三：法院會面到社區會面

通常在評估孩子與探視方的會面模式已經大致穩定後，親子會面協調員會開始與同住方和探視方討論進入社區會面的時間與方式，多半先從法院附近的地點開

始，或是針對孩子的年紀，至餐廳或兒童樂園等，一方面藉此模擬未來實際交付的情形，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此讓親子會面協調員更了解過去在自行會面時所遭遇的困難。

社區會面的初期，親子會面協調員仍會於社區陪同進行交付，一方面減緩雙方的衝突，另一方面可實際觀察探視方的親職能力，是否能順利將孩子帶離。數次後，親子會面協調員的角色會漸漸抽離，在旁觀察，直至親子會面協調員不需在場陪同交付後，才算是真正進入社區自行會面的層次。

五、階段五：會面期間的跟進

在每次會面結束後，通常親子會面協調員會依實際的狀況進行追蹤，有可能是會面結束當下立刻個別會談，或是後續透過電話進行追蹤，來了解會面後三方的狀態，蒐集這些資訊，都是為了後續會面安排程序的評估。

針對同住方和孩子方面，親子會面協調員會肯定同住方的配合，亦會關心孩子返家後的情緒、反應，以及從過程中了解同住方在會面後如何和孩子互動、相處，通常此時同住方會有許多的情緒、抱怨，親子會面協調員會嘗試理解、安撫，說明孩子內心世界可能有的想像與畫面，若評估同住方需要個別的關懷，亦會將相關訊息轉知同住方社工，由同住方社工關心、

安撫。此外，也會從同住方那裡來了解孩子會面後的情緒反應，並說明普遍孩子在接觸新的、不穩定的狀況下可能有的狀況，減緩同住方的焦慮與擔憂。

至於探視方方面，若在會面後可直接會談，就會將會面時觀察到的互動狀況回饋給探視方，會肯定探視方的能力，若需調整、加強的，亦會向探視方說明，並討論下次可能可以進行的方式為何。

在執行會面服務期間，由於親子會面協調員會較頻繁地與同住方和探視方接觸，因此也更能掌握雙方在面對會面的狀態，若親子會面協調員評估同住方和探視方有個別或是共同需求時，親子會面協調員會再與雙方各自的社工討論是否適合引入相關資源。例如：建議參加中心的親職教育講座或是進行個別諮商甚至婚姻諮商等，另外當然也是需要社工不斷地提供情緒支持，以協助雙方面對會面歷程的複雜心境。

六、階段六：結束後的追蹤

若是會面服務順利走到自行會面而結案時，親子會面協調員雖然不再實際執行，但仍會以電話追蹤一段時間，以了解同住方及探視方在社區自行會面的狀況與是否遭遇困難，同時也儘可能協助雙方調整或面對紛爭的處理。當然，如果雙方同時都認為有需要再接受服務，當然也可以再次求助。

作者依據上述程序整理重點服務步驟如下圖1。

肆、法院親子會面執行之困境

中心期待透過前述專業的會面服務，創造三方都感到正向的會面經驗，包括讓父母產生現實感、盡量降低焦慮、讓兒少能與雙方仍維繫親情，達成三者都有預備的經驗，也希冀三方至少能有一次成功的會面經驗，讓三方依序這個經驗走向社區、獨立會面，然而現實卻不是這麼容易，從實務經驗中，常看見雖然會面的時數不多，卻讓同住方、探視方以及孩子都似如臨大敵，也讓親子會面協調員在提供服務過程中時常須面臨難題不斷的挑戰。

一、會面時間有如賓果一樣難

會面的執行，需要同住方、探視方、孩子、親子會面協調員等各方人員都可以的時間，特別當每一個人的時間都很滿時，這就會像是一個「不可能任務」，就像在填寫數字空格，不知道何時可以連成一線、達成賓果。而且在與雙方分別通話時很難僅有「敲時間」這件事，雙方都很可能一併抱怨對方的狀況，或對於親子會面協調員的服務會有很多的好奇與心聲。

大一點孩子因為也有上課或自己的行程，約時間時也需要納入考量；即使各方人員時間都可以，還要預約法院會面的場

地，這些都在考驗親子會面協調員的協調能力與對會面服務的堅持。

曾有個案例是媽媽只願提供一個她可以的時間，而且不等親子會面協調員確認

就自行認為會面就是當天，當親子會面協調員希望她能再多提供幾個時間，媽媽就頗有微詞，抱怨這個服務造成困擾等等。

然而，親子會面協調員也需考量時間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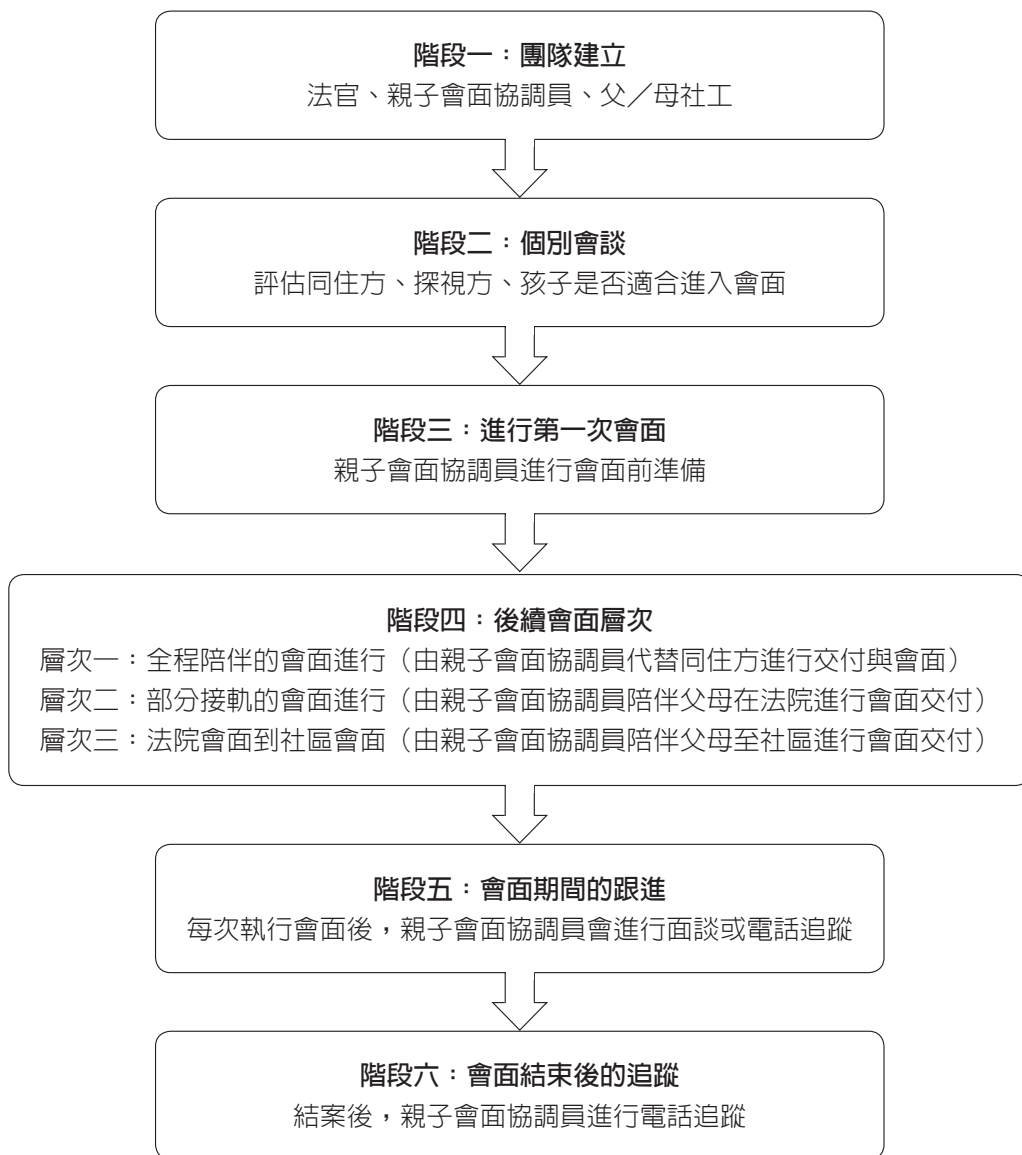


圖 1 法院親子會面服務流程圖

對父親、孩子的影響，任一方「勉強配合」的會面時間，都可能導致不快樂的會面結果。

二、天人交戰的簽名

簽署同意書是啟動服務的正式流程，規範彼此的角色與責任，有可為與不可為之處。但簽署過程，光光是諮詢、解答、澄清就需要許多時間才有辦法完成，有些父母看完同意書也同意使用會面服務，但就是不要簽名，原因與理由百百種，如：「你們信任我，就不需要簽名」、「你們說的我都知道，所以可以不用簽」、「對方有簽名嗎，要給我看，對方有簽我才要簽」、「會面沒這麼困難，是社工搞複雜了」等等，光是簽名就有不少的挑戰。

親子會面協調員理解這些白紙黑字造成的壓力和抗拒，然而這樣的契約也是對使用服務者最直接的保證與保障：保證能遵守約定，也保障三方的權益不會被漠視。

三、一分鐘都不能遲

準時會面是會面順利很重要的元素，但是即使在親子會面協調員陪同的會面現場，也常會發生一方不準時出現的狀況。曾經有案例，同住方無故遲到五十分鐘，親子會面協調員除了要不斷電話聯繫了解為何沒有出現，還需要安撫探視方看不到孩子的情緒；也曾發生探視方大遲到，最

後只有三十分鐘的會面，卻不高興會面時間太短，把氣發在親子會面協調員身上。

親子會面協調員理解在會面過程中有突發狀況因而耽擱的苦衷，也理解「若有一方遲到，對準時的人而言都是懲罰」的感受。親子會面協調員關心的是在遲到的過程中，同住方和探視方如何協調、處理；亦將「遵守規範」和「具備彈性」的程度作為評估三方互動關係品質之因素。

四、禮物、食物、慶祝

會面中哪些「禮物」可以送、哪些「食物」可以吃，看起來議題雖小，但都可能成為親子會面協調員需要關注的大議題。

曾有同住方要求會面時探視方送的禮物，不可以有昆蟲或暗色的東西，要求贈物均要能傳達「正向陽光」的訊息，要有學習性的東西，不然就不可以送。也會有同住方要求孩子點心一定不能吃糖果、巧克力、餅乾等，接近用餐時間，也需遵守僅能讓孩子吃水果的原則。

也曾遇過同住方要求會面中探視方僅可以與孩子吃生日蛋糕、不可以一起吹蠟燭，這些眉眉角角的細節，親子會面協調員如果沒有預先處理或澄清，都可能會造成孩子的為難與辛苦，也會加深父母間的誤會和敵意。

當然，親子會面協調員會先評估一

方要求是否為「合理要求」或是「過分刁難」、「適當照顧」，或是「過了頭的情感餵養」，若父或母不斷抵制他方的探視與關懷，親子會面協調員也須介入處理與協調。

五、一方違規時

會面中的規則，親子會面協調員都會在會面前向父母說明，但常發生父母不遵守規則的狀況。例如，為了讓孩子先與探視方熟悉，親子會面協調員請探視方第一次不要帶家人來一起會面，但探視方還是帶了一群家人來，孩子一看到一群人，立刻說不要見面。也有跟探視方說探視過程中不要給孩子吃甜食，但探視方仍然偷偷帶來，孩子看到當然很想吃，但結束後同住方很不高興，覺得探視方是故意破壞同住方與孩子建立的規矩。這些違規狀況，都讓會面變得很複雜與不順利，對來會面的孩子也會造成較負面的影響。

六、提心吊膽的各種情況

很多時候探視方都會說自己沒問題，一定可以跟孩子有好互動，但是一見面除了跟孩子打招呼、不斷說很想孩子，就沒有其他因應方式，讓整個場面很尷尬。親子會面協調員需要擔任催化劑，甚至示範如何以適合孩子年齡的方式與孩子建立關係、玩遊戲。此外，碰到小小孩，有些探視方不知道怎麼幫忙孩子如廁，或是當孩

子尿褲子時，也不知道要怎麼更換尿布，親子會面協調員必須立即轉換成親職指導員。另外，碰到大小孩不願會面，親子會面協調員需視狀況分別與孩子、探視方會談，一方面了解孩子的想法、擔心，一方面安撫探視方的情緒。

七、會面地點費思量

會面若能進行到社區會面，雖然是更貼近未來實際會面狀況，但離開法院遊戲室，親子會面協調員需要考量的點就更多。單單喬地點這件事，就可能讓探視方與同住方吵不停。例如，同住方一開始說只要孩子同意他都好，但之後又有很多意見，像是「不可以太熱、不要太遠、最好到圖書館」等等。也有探視方對於會面地點不願花心思思考，一味詢問親子會面協調員建議地點。也發生過原本會面過程中探視方與孩子討論社區會面地點時，孩子很高興，但告知同住方後，同住方硬要在孩子面前數落探視方，表示「過去就有跟你媽說可以帶你去那裡，但她不同意，她才沒有真的想帶你去」，增添了孩子矛盾的感受與心情。

八、當天花費誰支付

社區探視產生的費用，一般來說會由探視方支付，但許多時候交通費、餐費、門票由誰支付，也會是雙方爭吵來源。例如，有探視方認為自己已經付了扶養費，

外出也都應由同住方支應，或者認為出去玩花錢就是要一人一半，甚至有探視方不想跟同住方拿錢，要求親子會面協調員開口，還交代不可以說是他要求的等等。

因為從法院銜接到社區最重的一環，便是雙方有能力處理會面的種種瑣事，故親子會面協調員可與同住方討論對於會面地點的期待，也可與探視方討論適合的會面地點，但親子會面協調員並無法成為雙方的仲裁者或直接給予指令。

九、搶奪發生時

若案件有搶奪風險，確保孩子能夠安全回到同住方身邊，是親子會面協調員最在意的。每一個進入社區會面的案件，都需要經過團隊評估風險，但仍然發生曾經有探視方在社區會面過程，蓄意將孩子帶走不帶回，親子會面協調員除了需要立即追蹤孩子的安全狀況，還需協助同住方處理相關法律流程。

十、孩子行為異常被歸因都是會面造成的

當孩子剛開始上學時，多數會有焦慮、不安的狀況，如同當大人轉換工作時，也可能有不適應狀況，但是我們面對這些狀況，處理方式不會是要孩子不要上學、要大人不要工作。但親子會面協調員常聽見同住方在會面後表示「孩子會夜哭」、「孩子變得很沉默」、「孩子變得很沒安全感，一直要討抱」等狀況，接著

就是說「這是會面造成的影響或傷害，是不是不要會面比較好！」孩子轉換生活環境本身就是個刺激，更需要家長陪伴協助適應。

十一、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與立場

在自行會面階段，親子會面協調員常聽見這些狀況，探視方說：「我覺得我和孩子相處沒問題，我應該可以馬上再增加、延長探視時間。」同住方說：「孩子要複習功課，所以探視只能周五晚上到周六下午。」雙方都說：「公平起見，我們時間一定要一人一半，週一到週三在我這、週四到週六到他那，週日輪流。」等等，這些情形所看到的，就是只在自己（大人）的立場，似乎沒有想過這過程中，孩子的感受如何？好不容易有些適應、穩定，又要立即再變化？時間切割會不會讓孩子變得很奔波？孩子感受是如何？只要多從孩子的角度出發，就能有更多的討論空間，而不只有選擇同住方或探視方的二選題。

十二、一切都被放大檢視

在自行會面交付時，親子會面協調員曾聽到同住方反應「那天孩子明明就一直往後退了，對方還繼續往前，難道他不知道讓孩子很害怕嗎？」「他要帶孩子去動物園，竟然沒有幫孩子擦防曬」、「他都沒有提醒孩子要上廁所，害孩子尿濕褲

子」，探視方並非主要照顧孩子的人，常常無法留意到細節，是需要同住方的幫忙或提醒，否則最吃虧、最受傷的還是孩子。

但因為兩造的關係並不融洽，能主動提醒，或能接受被提醒的父母實在不多，只能透過事後親子會面協調員的關心，向同住方了解狀況，再指導探視方下次可以怎麼做。不過每個孩子的氣質、狀況都不一樣，親子會面協調員的指導是否能貼近自己的孩子，又是另一回事了，畢竟最理解孩子的是孩子的雙親啊！若雙親無法合作，孩子的需求被迫延後，對所有人都不是好事。

伍、結語

離婚率高居不下已是臺灣社會的現實情況，我們清楚的是，會進入法院處理離婚訴訟的家庭，通常其父母之對立性較高，但也是相對少數；而我們不清楚的，

卻也讓我們更感到不安的是，那些父母自行協議的多數離異家庭，兒少是否仍能持續與父、母雙方保持良好的親情互動，甚至是獲得父母各自親族的關愛，而不需要因夾在父母間的忠誠議題，內心持續煎熬著成長，甚至被迫與一方斷了親情，此狀況對兒少的身心健康影響之大，是我們所不敢想像。

合作父母不是本能，而需要後天學習。如何能讓兒少自在的往返在離異父母之間，與雙方都能保有最穩固的連結，更是實踐合作父母精神的重要修練機會，能為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做出最大促進，相信是我們最值得努力的事！

（本文作者：黃心怡為現代婦女基金會駐北院家暴暨家事服務中心社工督導；謝子璵、劉于瑞、宋名萍、蕭丞芳為現代婦女基金會駐北院家暴暨家事服務中心社工專員）

關鍵詞：合作父母、親子會面

參考文獻

黃心怡、謝子璵、劉于瑞、宋名萍、蕭丞芳（2020）。《合作父母與親子會面：一群本土社工的看見》。臺北：啟示。

蔡承璋（2007）。〈身心障礙兒童父母共親職與兒童生活適應能力之探討〉，《家庭教育雙月刊》7。頁56-79。

蘇淑芳（2007）。〈家庭的三角關係——共親職之探討〉，《網路社會學通訊》61。http://mail.nhu.edu.tw/~society/e-j/61/61_69.htm。2020/2/25作者讀取。